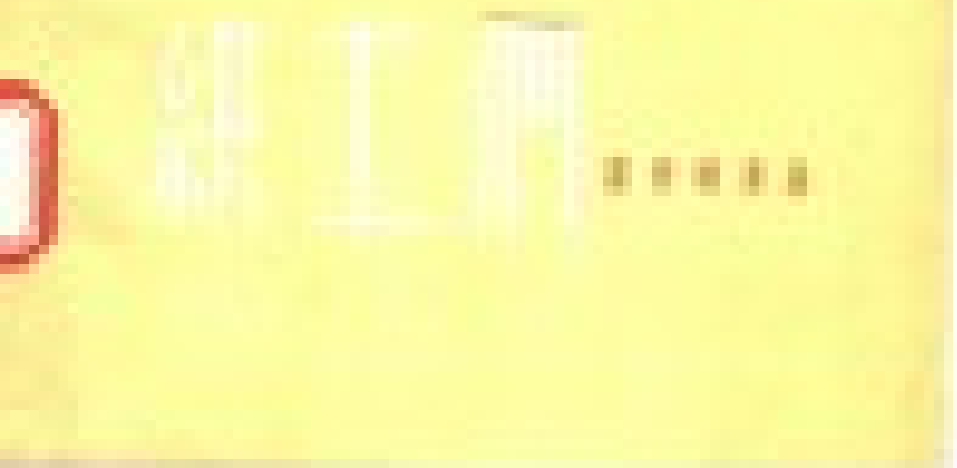




工 們 織

霍 普 特 曼 著



[德] 霍 普 特 曼

織 工 們

呂 錚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Gerhart Hauptmann

The Weavers, A Drama of the Forties

根据 Houghton Mifflin Co. 出版, T. H. Dickinson 选辑的 The
Chief Contemporary Dramatists 中 Mary Morison 的英译本译

織 工 們

[德] 霍普特曼著

呂 錚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347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5/18 插頁 3 字數 67,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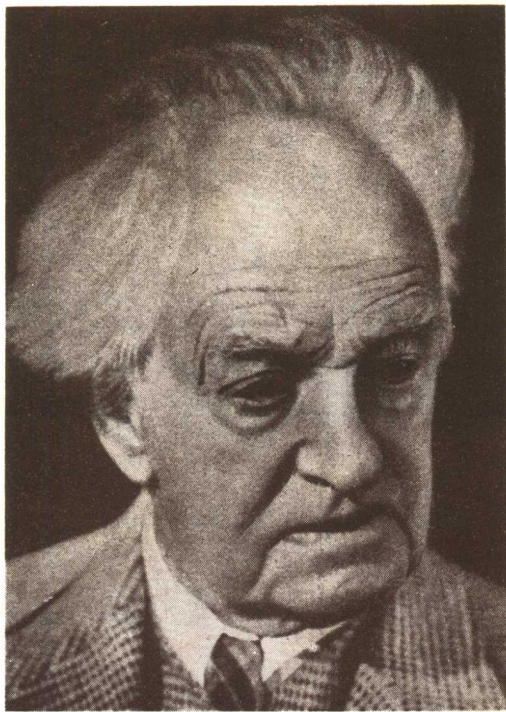
印數 1—2,000 定价(7) 0.34元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所写的是 1844 年西里西亞織工起义的历史故事。

在西里西亞的瓦楞山一帶，居民差不多都是織工，他們在家里替作为包买主的手工工場老板織布，并且还要向地主繳納各种捐稅（例如紡織稅），生活极端貧困。德国的手工业产品受到国内机器生产品和英国廉价商品的竞争，日益不支；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工場老板們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就用抑低工資的办法来加强对織工的剝削。織工們无法生活，掀起了反对当地資本家的起义。

他們自动集合起来，高唱着悲壯的歌，向一个殘暴的工場老板示威，要求增加工資，当他蛮橫地逮捕去为首的織工时，織工們就憤怒地搗毀他的住宅，把他撵走。在附近織工群众的热烈响应下，数千人的起义队伍涌向鄰村，开始破坏当地的机器工厂。政府調来大批軍隊来鎮压，但是起义者以棍棒、石子和拳头英勇地抵抗。剧本以一个落后的老織工在敌人枪彈下的慘死和織工們击退敌人后的欢呼为結尾，强烈地暗示着：德国工人阶级已經开始觉醒，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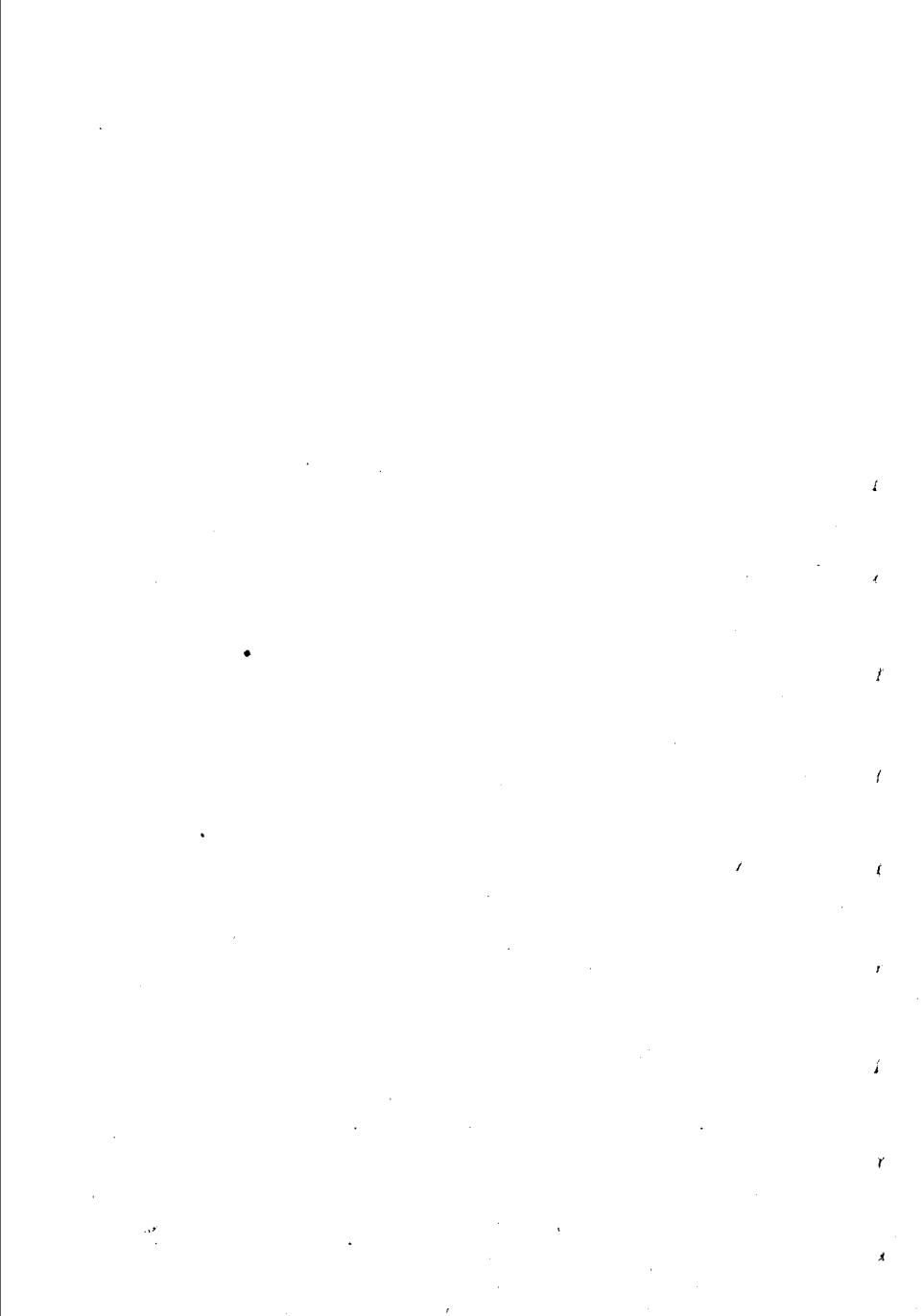


Edward H. R. ...

敬將这个剧本献給
我的父亲
罗伯特·霍普特曼

亲爱的父亲，您知道什么感情使我把这篇作品献給您，我是无须在这儿加以分析的。我的祖父在年輕的时候，也是一个穷苦的織工，象本書中所描写的那些工人一样；这个剧本就是萌芽于您所講的那些关于他的故事。无论这篇作品是生动有力，还是腐爛透心，它总是“一个象哈姆雷特那样可怜的人”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

您的儿子盖哈特



人 物 表

- 德奈西格——棉布工場老板。
德奈西格太太。
法福——經理(受雇于德奈西格)。
牛曼——管賬的(同上)。
約翰——赶馬車的(同上)。
一个学徒(同上)。
一个女仆(同上)。
温禾尔德——德奈西格的儿子們的家庭教师。
祭特尔耗斯牧师。
祭特尔耗斯太太。
哈得——警察局長。
庫才——警察。
韋塞尔——酒店老板。
韋塞尔老板娘。
安娜·韋塞尔。
魏干——木作老板。
一个旅行兜銷商。
一个富农。
一个看守山林的人。
斯密特——外科医生。
豪力喜——收破布的小販。

威鉄希——鉄匠。

織工們：

白克。

毛力子·雅各。

宝默特老头儿。

宝默特大媽。

白苔·宝默特。

爱瑪·宝默特。

飞力子——爱瑪的儿子(四岁)。

奥古斯特·宝默特。

安鎖格老头儿。

海因利奇大嫂。

希尔侍老头儿。

希尔侍大媽。

高理·希尔侍。

露茜——高理的妻子。

蜜儿金——他們的女儿(六岁)。

雷滿——織工。

海柏——織工。

一些織工，男女老幼都有。

剧情发生于四十年代，在瓦楞山的卡希巴河、彼得斯瓦多和朗根彼劳。

第一幕

彼得斯瓦多村，德奈西格家樓下一間白色粉牆的大房間，織工們把織好的布匹送到这儿來，收下來的棉布也儲藏在這兒。左邊有幾個沒有窗簾的窗子；後牆有一扇玻璃門；右邊也有一扇玻璃門，男女織工和孩子們由這個門進進出出。三面的牆上全有一排排的儲存棉布的木架子。緊靠着右牆有一條長凳，已經有不少織工把布打開來放在凳子上了。織工們各人按照先後來到的次序，把自己的布匹送給德奈西格的經理法福檢驗。法福拿着規叉和放大鏡，站在一張大桌子背後，送來驗看的布匹就是放在這張桌子上。在法福認為滿意之後，織工才把自己的棉布放在秤盤上，由一個學徒驗看重量，然後也是由他把收下來的布匹儲放在架上。法福把每次該付的工錢大聲告訴坐在一張小桌跟前的管賬人牛曼。

這是將近五月尾天氣悶熱的一天。時鐘在敲十二點了。等候驗布的織工們，大半都象站在法庭上，焦急萬分地等待着對於他們是生死攸關的判決似的。他們又着急又胆小，正如接受施舍的人，由於受了人家不少侮辱，感覺自己只是勉強得到人家的寬容，而養成了一種自卑的習性。此外，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左思右想，毫無辦法的樣兒。男織工們，模樣上有一種共同之處：都長得很矮小，而且帶有幾分教書先生的神情。他們大多數是胸部扁癯，喘着氣，面黃肌瘦——都是困守織布機上的可憐蟲，因為坐得太久，連腿兒都彎了。乍看之下，女工們比較沒有什麼織工的特征。她們都現出精疲力竭、愁容滿面、走投無路的樣兒，但是男工們仍勉強顯示

着一点儿矜持自重的态度。女工們的衣服破破爛爛，而男工們的衣服是补过、改过的。年青的織工姑娘之中，有些并不是沒有一点点儿可爱之处，可是她們的可爱之处是在那象蜡一样苍白的臉色，苗条的身段，有一双凸出的忧郁的大眼睛上。

牛曼 (数出錢来)总共一元六角二分。①

織工妻 (約莫三十岁，面容消瘦，用顫抖的手指把錢拿起来)謝謝您，先生。

牛曼 (看見她不走)这回又怎么啦？

織工妻 (激动，恳求地)您可以讓我預借几个子儿嗎，先生？我是那么需要錢用！

牛曼 我也需要几百块錢用呀。可惜这不單單是一个凭你需要的問題！(已經在忙着数錢給另外一个織工，簡慢地)預借工資是由德奈西格老板来决定的。

織工妻 那么，先生，我可以跟德奈西格老板本人說嗎？

法福 (从前是織工，现在是經理。他那种織工的样子还是很明显，但是他营养充足，服裝講究，臉修得淨光，而且大量吸着鼻烟。他粗暴地大声叫着)要是什么鷄毛蒜皮的事都得德奈西格先生亲自料理，那他老人家可够忙了。那也就用不着我們在这儿啦。(他量着布，用放大鏡細看着)哎呀！好大的一陣門縫风！(把一条厚圍巾圍在脖子上)誰进来都得把門关上！

学徒 (大声地对法福)你等于对些木头、石块說話。

法福 好了！——秤吧！(織工把布放在秤盤上)要是你对你自

① 原著旧时普魯士币制的錢数都由譯者按照我国习惯改用元角分單位；与原来單位只是相当而不是等值。下同。

己的这一行多懂得一点儿就好啦！又是滿布的疙瘩……我簡直用不着打开布来看就知道了。上紗上得那样迟，还亏你自称是个織工呢！

〔白克上。他是一个非常壯健的青年織工；态度随随便便，莽莽撞撞的。法福、牛曼和学徒見他走进来，互相会意地使着眼色。〕

白克 該死的！这实在是耍人血汗的苦工。

織工甲 （低声）天气这样炎热，是要下雨。

〔宝默特老头儿由右边玻璃門挤进来。从这个門里可以看見一大群織工并肩站着，等着輪到自己。宝默特老头儿跌跌撞撞地走上前来，把一包布放在長凳上，靠在白克的布包旁边。他在布包旁边坐下，揩去臉上的汗水。〕

宝默特老头儿 人总該有权休息一下吧。

白克 休息胜过黄金。

宝默特老头儿 不錯，可是咱們也需要錢。您早，白克！

白克 您早，宝默特伯伯！天曉得咱們又要在这几站多久了。

織工甲 那有什么要紧？一个織工等个把鐘头，必要的話，等上一天，那对于他有什么妨碍？他不这么做，怎么行呢？

法福 別吵鬧啦！連我們自己說話的声音都听不見了。

白克 （低声）今儿又得受他的腌臢气了。

法福 （对站在他面前的那个織工）我叫你送干净点儿的布来，对你說过多少遍了？这样糟糕！又是疙瘩，又是麦楷，还有各种各样的污穢。

雷滿 这是因为缺少一把新鐮子，先生。

学徒 （已經把布秤过）重量也不足。

法福 我从来没有見過这样的織工們。我实在不願把棉紗

發給他們了。在我那時候，怎會是這樣的情形！要是我做出這樣的活來，就要被我的師傅罵得狗血噴頭。那時候，這一行不是這樣做的。一個人必須懂得自己的手藝——這一點，現在決沒有人把它放在心上了。雷滿，一
塊錢。

雷滿 向來是可以有一磅的損耗的。

法福 我沒有工夫。下一個人！——把你的拿來看。

海柏（把布放在桌上。當法福檢查布的時候，他走攏來，低聲熱切地）
對不起，法福先生，請問您，先生，可不可以請您幫個忙，
別從這星期的工錢里扣除我預借過的錢。

法福（量着布和檢查着布的質地，嘲弄地）噯！還有比這更不象
樣兒的活嗎？看來好象一半緯紗又絆死在紗管上了。

海柏（繼續說）我下星期一定搞得很好，先生。上星期我得花
費兩天工夫給貴族老爺種地。我的老婆又病着躺在床上……

法福（把布給學徒過秤）又是一件馬馬虎虎的活。（已經在檢查
另一匹布）這樣的織邊！這邊寬，那邊窄；這兒緯紗縮得天
曉得多么緊，那兒又給織布機的伸子扯開了。而且每吋
布還不到七十根緯紗呢。其餘的怎麼樣了？你說這是老
老實實做活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活。

（海柏抑住眼淚，忍氣吞聲，无可奈何地站着。）

白克（低聲對寶默特）要使那個畜生滿意，除非你掏自己的腰
包來添買棉紗。

（織工妻一直站在管賬人的桌子附近，不時懇求地回顧，現在鼓起
勇氣，又走上前來。）

織工妻（哀求地对管賬的）先生，如果你这次不肯預借一点儿錢給我，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了——唉，上帝啊，上帝啊！

法福（在对面叫着）你哭訴是沒用的，叫上帝也是沒用的。你平时并不这样挂念他老人家。你管管你的丈夫，留心別讓他老是待在酒店里得啦。我們不預借工錢的。支出每一分錢，我們都得說明用途。这不是我們的錢。凡是刻苦耐勞、懂得自己的这行手艺、抱着敬畏上帝的心而做活的人，都用不着預借工錢的。你現在明白了嗎？

牛曼 彼勞的織工如果掙到四倍之多的工錢，那他就要乱花到四倍以上，把錢花光不算，还要負債。

織工妻（高声地，好象請求大家公評似的）誰也不能說我懶惰，不爱做活，可是我現在是不如从前那样能做活了。我已經小产过兩次了。說到約翰，他不过是个可憐虫罢了。他上齐勞那个牧羊的那儿去过，可是也不能給他什么帮助。而且……人有多少气力，只能做多少活……我們是尽力拚命做活的，好几个月以来，我天天是做到深更半夜。只要我能再添一点儿气力，我們也可以勉强过活，不負債的。法福先生，您得可憐可憐我們。（急切地，求情地）請您行个好，讓我借几个子儿，在下次工錢里扣除，行嗎，先生？

法福（不理會）非得勒，一元二角。

織工妻 只要几个子儿，去买面包。我們再也沒地方借錢了。我們有一大堆小孩……

牛曼（用假裝庄重而其实是油滑的腔調，对学徒旁白）“麻布織工的老婆年年添个娃娃，噯呀，噯呀，噯噯呀。”

学徒 (接下去,一半是唱着)“那小鬼出世才几月就把眼来瞎,
噯呀,噯呀,噯噯呀。”

雷滿 (不拿管賬的數出來給他的錢)向來是每匹布給我們一元
三角五分的。

法福 (在對面叫着)雷滿,如果我們的條件不合你的意,你只
消說一聲。我們並不缺少織工——特別是象你這樣的織
工。重量够的我們才給十足的工資。

雷滿 重量上怎能有什么毛病呢,我不……

法福 你送一匹沒毛病的布來,那么工資也就不会有毛病了。

雷滿 我布上的疙瘩不能算是太多的。

法福 (檢查着布)想要過好日子,就得織好布。

海柏 (一直在法福身旁站着,等待好機會。這時他聽了法福的俏皮
話趕緊陪着笑,走上前來,又向他說話)我請問您,先生,可不
可以幫個忙,今兒別扣我預借的五角錢?我的老婆打二
月里起一直躺在床上。她不能替我幫一把手,我還得付
錢給一個絡紗的姑娘。所以……

法福 (吸一撮鼻煙)海柏,你以為我只給你一個人辦事嗎?也
得輪到別人呢。

雷滿 那經紗發給我之後,我就帶回家上在機軸上。我拿去
的就是這樣的棉紗,我怎能拿回來比這更好的棉紗呢。

法福 你要是不滿意,就不用再來了。馬上有許多人踏破鞋
底來找這活做呢。

牛曼 (對雷滿)你不要錢了嗎?

雷滿 我實在不能拿這樣的工錢。

牛曼 (不再理會雷滿)海柏,一塊錢扣去預借的五角錢,還剩五

角錢。

海柏 (走到桌子跟前,看一看錢,站着搖搖頭,好象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然後慢慢地把錢拿起來)噯,哪有这样的事!——
(嘆氣)唉,媽呀,唉,媽呀!

宝默特老头儿 (窺看海柏的臉)唉,法朗子,确是这样!事情真是够人叹气的。

海柏 (好不容易才說出话来)我还有一个女儿病倒在家里,需要吃瓶药呢。

宝默特老头儿 她是怎么啦?

海柏 呃,你瞧,她向来是一个多病的小东西。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也不要紧——她是胎里带来的病。血里有毛病,不是这儿闹别扭,就是那儿闹别扭,一身是病。

宝默特老头儿 总是这样。人一穷,倒霉的事情也就一桩跟着一桩来了。没有办法,也没有完结的时候。

海柏 宝默特伯伯,您那块布里包的是什么?

宝默特老头儿 我们家里连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找人把那条狗儿杀了。它身上也没有多少肉,因为这可憐的畜生已经饿得半死了。倒是一条挺好的小狗呢!我不忍心杀它,我真狠不下心来。

法福 (已经检查完白克的布——叫着)白克,一元二角五分。

白克 这简直是给叫化子的钱:这不是工钱。

法福 已经办完事的人统统出去。我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白克 (并不抑低嗓子,对站在自己身边的人说)这只是可憐巴巴的一小点赏钱罢了。一个人从清早踩踏板踩到深夜,天